

韩 伍 文/图

小巷

XIAOXIANG TONGNIAN

童年

上海书店出版社

韩 伍 文 / 图

XIAOXIANG TONGNIAN

小巷童年



上海书店出版社

策 划 戴逸如
责任编辑 柯国富
技术编辑 毛志明
装帧设计 谷 夫

小巷童年

韩伍 文 / 图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24 印张 6.17 印数: 00001-6000
ISBN 7-80622-234-9 / J · 97	定价: 14.50 元

序

· 谢春彦 ·

去年以来,上海新民晚报的连载版上开辟出画家自写自画的栏目,其中颇引起我的兴味和注意的是三位师友的作品,韩伍的《小巷童年》即为其一。

算来韩伍先生该是我的学长,他和戴敦邦兄都较我早毕业几年,也早早地出了道,多有声誉,如果任我杜撰一下的话,他大概可以归到“杂志画家”的行列吧。

即如《小巷童年》末节所述,韩伍十五岁便以手中的画笔踏上人生自立的道路,其后在中国福利会的《儿童时代》社笔耕至今,大约也有50个春秋了。他在这样的杂志社做美术编辑就不得不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连环画、儿童画、装饰画、漫画以至水墨画,他不是样样都拿得起来,样样都出手不凡吗!想不到在这套连载了三个多月的《小巷童年》里,他还叫我们领略了一番他的文字功夫,叙事抒情、状物吟咏、风景端的不殊。三个多月来,可以说近二百万的晚报读者几乎每晚都在灯下争看韩伍所营造所巧绘的故事,“瓦将军”是作,温馨了自己也温馨了别人。

童年,是人而皆有的人生篇章,一如泛黄的旧照片、永存于心底的朝花,无论其甜美抑或苦涩,于人生却总是宝贵的一页。韩伍幸而为画家,所以他不但可以回忆,可以叙述,更可以将那些永远消失了的旧梦活生生地描绘出来,又因为他是“杂志画家”,所描绘的手段就愈加宽广、愈加直观、愈加真切丰富。那半个多世纪前的小巷就在眼前了,上海一代人的由来之地随着黑黑白白的块面、近乎稚拙的线条儿,组合起来,果真是念兹在兹,亦声亦色,不思量自难忘耳。

鲁迅曾为了忘却而纪念,韩伍学长对于50多年前人生蝌蚪时期的回首状写,我想当不止于纪念,更不是为了忘却。童年虽有种种哀乐,它却是透明的天籁,籍这种天籁,无论作者自己或是我们读者,都可能通过它洗涤一回我们的灵魂,再饮一瓢无污的朝露。因之,在物欲狂乱、童贞迷茫的现今,韩伍的这部朝花夕拾般的作品,是弥足珍惜的。

据说韩伍近年的习性更趋向于沉静,平素寡言语,京剧似乎也不怎么唱了,他是在修什么道吗?我不得尽知。然而我们读了他在杂志而外的《小巷童年》,不也倾听到他来自心底的雅曲吗?我谓此温馨之文和温馨之画,正是韩伍一片赤子心的升华。而今结集,正可一气畅读。

学长命序,我遂奉以上小小的感想。

丁丑春仲于沪上浅草斋

目 录

- 一 我的祖母 / 2
- 二 小巷闲荡 / 9
- 三 小公鸡 / 27
- 四 轰炸『洋胖儿』 / 46
- 五 乞丐文化 / 56
- 六 我上学堂 / 68
- 七 我和京剧 / 79
- 八 我的弟弟 / 94
- 九 丧家犬 / 100
- 十 骗子 / 108
- 十一 小瞎子 / 116
- 十二 过年 / 127
- 十三 我的生日 / 137

小巷童年

1

已经走完了大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沧桑变迁，儿时的忆念终难淡忘，往事萦绕，特别是从小居住的石板路小巷。小巷里有纯朴厚道的人们，有各式挑担的叫卖声；有我苦涩而有趣的童年，有讲不完的故事。有如这春天的黄昏，送上一杯浓浓的苦茶，容我偷偷地一瞥您回味时的微笑吧。



一 我的祖母

我从小就生长在这条巷子里。我又小又黑，又因为爱哭，父母从小就不大喜欢我。我独自坐在后门口，笃笃定定地哭。那时家里孩子多，不稀罕，你想哭就哭，不当你一回事。就为了这事，祖母常常生气。



2

1



祖母走亲戚回来，邻居便告状：“你们瓦将军（因为我生得黑，给起的绰号）要哭死啦。”祖母拉过我，用手揩去我脸上的鼻涕，骂道：“一次不带着走，就哭成这样，要是我死了呢？”其矛头，当然指的是我母亲。

2



夏夜纳凉，祖母说：“你看这天色，该读那句诗？”我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祖母说：“不妥，再想想。”我又想了一想，读道：“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祖母咧着缺了牙的嘴，笑道：“士不靠貌相，黑炭也许有出息……”

3

3

逢到我们犯错误，祖母便要管教。如果打了架，说了脏话，就要用板子打手心（称之为家法），有时还罚跪，要认了错，或者旁人讲了情才许站起来。有一傍晚大家都在外面乘凉，我那最小的弟弟独自从门外进来，不声不响地朝墙角跪下了。



4



我也有过无数次被罚跪的经验。跪在墙角落，欣赏着墙面受潮泛起的花纹，可以看出许多离奇的画面和构图。这对我后来的绘画生涯不无帮助，例如对绘画技法中“屋漏痕”和浓淡烘染的理解，有一种感性的认识。



祖母是典型中国老太的模式，她认为孙男孙女越多越好。当年建筑祖父坟茔的时候，风水先生问她：“要添丁（人口），还是要添才（钱财）？”祖母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子孙。要那末多钱干什么？人多了，还怕没有钱财？”

不知是风水先生的“法道”，还是祖母的话应了验，我家兄弟姐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直到第十个，祖母接着说：“这倒好，瞧，一下子竟生了这么一大窝，还不把人烦死？”说罢乐呵呵地笑起来。



7

5

祖母有一个大瓷缸，称作石灰缸，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每当下午，祖母一动缸盖，“分啦”，我们便都聚拢来。祖母从缸子里取出一些食品，几颗落花生、一包寸金糖、盐金豆儿，分成几小堆，每人一堆。



8

祖母还会治病。
她老人家有一只小医
药箱，箱子里有几瓶
“十滴水”、痧药水。如
果夏天我们发痧不舒
服，她就在指尖上倒一
点红色粉末，按在小鼻
孔上叫你猛吸，打上几
个喷嚏，精神为之一
振，毛病就好了大半。



还有就是灌“十滴
水”，捏住你的鼻子朝
你喉咙里猛灌。祖母
这种老式的医疗方法
解决了不少问题，小毛
小病是从来不上药房，
不进医院的。



最受不了的事莫过于“捏痧”。夏天秋天，我们冒冷汗发寒热，她便叫取一碗凉水，用食指和中指蘸着水，在你头颈上猛捏。五十下之后，你想屏住不哭是不可能的。然后她便说：“是吧，我说呢，又红又紫。”经过一番折腾，寒热也就退了。

11

7

晚上，父亲给我三个哥哥讲课，讲解古文，我却不在其内。隔着一块木屏风，我躺在床上，睡不着。隔墙有耳，静静地听着，对于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有一点初步的了解。



12

有时父亲教他们写字、画梅花、画竹枝，学习内容很丰富，很充实。我实在睡不着，就站在床上，从屏风上面往下看，看他们画竹枝，就像诸葛亮坐在城楼观山景。



祖母问父亲为什么不培养我？说我排行第五，五即“五魁”，魁者魁首也，东周的伍子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祖母把姓氏和排行可笑地连在了一起。她对父亲说：“他可能学得好，但你却不愿教。”父亲说：“我不想阿福再画画，他可以上学去。”

二 小巷闲荡

我终于没能上学，闲荡在小巷里。小巷里流动着许多“美食”摊担，有在滚油里翻腾的金黄色的臭豆腐，吃时用稻草穿着蘸些儿辣货；有竹楼一般的馄饨担；一位老头的拌面十分有名，用麻油辣油，加点青咸菜，爽滑可口。

1

9



还有一个卖熟食的无锡老汉，总在晚饭前来到小巷。他的熏肚子、门腔、卤蛋很受居民的欢迎。我常常去看他熟练的操作：割下一段肠子，批下一块熏肚，过秤、改刀、洒上椒盐，满满地盛上。我实在想吃，没钱哦，肚子里一个劲地咕噜着。

2



我决定赚一点钱来尝尝这种美食，就动了坏念头。父亲叫我买香烟，我跑了五斗小店，掌握了不同的价格，用一个最低分买了香烟，去掉一个最高分，取一个中间价，赚了二毛钱的差价。



黄昏又来到了，我在昏暗的路灯下叫住了老无锡，用二毛钱买了一包猪头肉，也洒上点椒盐，开始了我的美食之旅。我沿着小巷周围的小路，边吃边走。那猪耳朵是脆脆的，猪门腔是喷香的，我拍拍手上的盐，宣告吃光，而家门也就到了。

我无所事事，时间过得相当慢。前门空地是孩子们聚集的地方，我渐渐加入到这个行列。开始是斗蟋蟀。斗蟋蟀我不在行，我拥有的蟋蟀没有好货，大都是大孩子送我的，要是独脚的，要是小得一点点，有的看上去挺精神，不过需朝上攒三攒才肯开牙。

5



其次是粘“牙胡子”（蝉的俗称）。到夏天，大孩子们提着竹竿去捕蝉，我便兴致勃勃地跟在后面。捕蝉有三种方法：一种是用自制面筋粘，一种用胶蘸在竹竿上粘，另一种方法是用铁丝套着破袜子，被罩住的“牙胡子”无法逃脱。

6



我跟着大孩子们走遍穷乡僻巷，到晚上回来已捕得满满一布袋。我因为是“跟屁虫”，在瓜分成果的时候，我无法理直气壮地争多嫌少，只能客随主便，见者有份，分到一只两只，也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发展到玩牌赌博，赌注是橡皮筋和汽水，啤酒瓶盖子。为此我搜集了许多橡皮筋，拾了许多瓶盖。一度我手臂上箍着两大把橡皮筋，口袋里兜满瓶盖子，模样相当好笑。